

独幕话剧

擴社的時候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
中國戲劇家協會 推荐

韓 旭 作

群众演唱節目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PDG

獨幕話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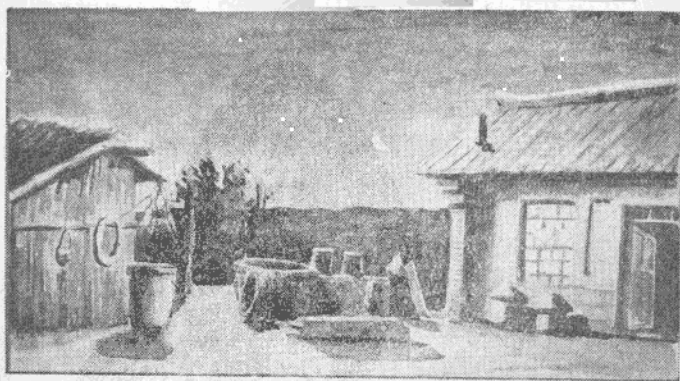
擴社的時候

韓旭作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

中國戲劇家協會

合編



佈景設計：李元直

人物 程悅山——農業生產社生產隊長，中農，六十歲。

宋主任——農業生產社主任，村長，五十多歲。

趙 二——貧農、互助組組員，四十多歲。

李 五——農業生產社飼養員，三十歲。

丁恒寶——富農，五十多歲。

丁 妻——四十多歲。

民兵甲、乙。

時間 一九五四年秋。

地點 某村。

佈景 一個較富裕的農家院子。舞台正面是院牆，偏左有一街門，再左是用秫秸架起來的障子，有一小門，門上掛着龍頭，門旁有水缸、水桶，一看就知道是馬棚，台右只露出三間新瓦房的一門、一窗，院內有農具、草、凳子等等。

台上無人，由馬棚內傳出馬嘶叫聲。片刻，程悅山老头自屋（新瓦房）門手持料桶，邊拌邊上。

程悅山：（對馬棚）別叫啦！這就給你拌料去。（進馬棚後不久又走出）牲口到時候該餵不餵，久了還能不出毛病！（走到水缸跟前提了一桶水又進馬棚，片刻提著水桶上）馬病成這個樣子，草不吃水不喝的，也不知道着急，卸完車跑哪去了呢？

〔李五匆匆自街門上。〕

李 五：老程大叔！你腿剛好又幫我忙起來啦，快歇會兒吧！

程悅山：（不滿意地）我累點倒不要緊！人不痛快能說又能道，

◎ 可啞巴畜類有病能跟人一樣嗎？社裏兩匹馬病的連水都不喝了，你怎麼老是不着急不上火的呢？

李 五：你看大叔說的！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獸醫站，人家
人手少忙不開，叫咱等等，真是越着急越遇着爛泥坑！

程悅山：（焦急地）這還能等嗎？牲口已經病了兩、三天啦，耽
誤了拉腳，少掙多少錢哪？要是再有個好歹的，簡直是
塌了半拉天！

李 五：誰說不是呵！我舌頭都急起泡啦。

程悅山：你光說着急，怎麼卸完車就不照面了？

李 五：我就是為這個事，卸了車就找趙二叔去了。他治牲
口不有兩手麼！早晨我問過宋主任，他叫我跟老趙要個
藥方，給灌一下看看。

程悅山：（有些就心地）他能有準啊？

李 五：不大不小的病他還能治。

〔趙二上。〕

趙 二：大哥和李五等的着急了吧？

李 五：可不是，等你半天了。

程悅山：老趙啊！你趕快給看看吧！今天連水都喝不下去
啦！這不正趕上用着牠的時候了，要真攔一半天不好，
就誤了大事了。

趙 二：好，我剛才听他二孀說社裏牲口病了，馬上就來了。他（指李五）不在時我看過一遍，牲口病的是不輕呵！

（趙二和李五走到馬棚裏看了一會兒，程悅山在馬棚的門口。

程悅山：（囑咐地）你細心瞅瞅，把病看準了再下藥，千萬別馬虎啦！

趙 二：（二人從馬棚出來）大哥！你放心，我这有个藥方，治不好可也敢保沒有害。

李 五：不管怎麼的，也得給治治；你不知道，我这个飼養員落埋怨不說，社裏正趕上用牲口的時候，損失可就大啦！你快說什麼藥方？

趙 二：你別着急，这有个藥方，咱得找幾样藥去，得用香油、雞蛋、白草霜……還有白礬。

李 五：（想了一下）別的好找，白草霜，還有白礬，這些藥材，一時上哪找去！

趙 二：白礬我家還許有點，可白草霜，得到鎮上去買。

李 五：哎呀，這不難住了嗎？我還得照看牲口，也離不開呀！

程悅山：調理牲口病要緊，我这腿還不行，我从生產隊裏找個人去。（欲下）

趙 二：大哥，你等等，你們社裏實在忙，我跑一趟吧！

李 五：你家裏沒有活麼？

趙 二：社裏牲口要緊，就管不了那些了，我這就去。

程悅山：要那麼也好，李五，你跟會計說一聲，把社裏自行

車借給他騎上不是快麼！

李 五：好。走！

〔趙二、李五欲下，程悅山跟上。〕

程悅山：老趙，你到鎮上看看，朱主任要在那裏叫他打听一下牲口行市，詳情他知道，別忘了啊！

趙 二：好啊！（二人下）

程悅山：（回來看看馬棚，感嘆地）牲口正不够用，牠還病了！糟心！

〔狗咬了起來，咬的挺厲害。〕

程悅山：瞎叫喚什麼？

〔丁恒宝手提一个小包袱上。〕

丁恒宝：老程家姐夫！

程悅山：（一轉身）唉呀！恒宝兄弟來啦！

丁恒宝：姐夫的腿好了麼？

程悅山：不要緊了，打昨天我就能出來蹣蹣跚跚的給牲口添草拌料啦。

丁恒宝：姐夫太積極了！当着生產隊長還捎帶着銀牲口。

程悅山：你這兩天到哪去了，老沒來串門？

丁恒宝：我到城裏賣菜去啦。

程悅山：行市不錯吧！

丁恒宝：嗯！為的就是趕這個好行市，賣上個大價碼！這不剛卸了車，我惦記着姐夫的腿，來瞧瞧你。

程悅山：（裝了一袋煙，抽着）你來的正好，你上回給我帶的黃

煙，多少錢一斤？我還沒給錢呢！

丁恒宝：你抽着好就抽了吧！

程悅山：別這麼的！到底是多少，我好給你錢。

丁恒宝：你看看！自古煙酒不分家，你抽了吧！

程悅山：不啊！咱親是親，財是財。

丁恒宝：姐夫這不說遠了麼！“人一輩子三門親，姐夫丈人和連襟”，雖說你不是我的親姐夫，可咱這也是骨肉相關哪！連點煙都抽不着？

程悅山：（笑）哈哈——你看看，往後可別這樣啦！哎！自打馬病了以後，我晚上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我想眼下社裏牲口就不夠使喚的，这回要是調理不好可就毀啦！

丁恒宝：姐夫！我看不要緊吧。社裏這四匹馬，是真不錯！

程悅山：你那兩匹馬也不比社裏的差呀，口也好，力氣又足，我每回到你那去串門，總要多瞅牠幾眼。嗯，社裏要再添上這麼樣兩匹馬，那就不愁了！

丁恒宝：我那兩匹馬是不錯！拉兩噸載上南大嶺，連一滴汗都不出，就奔上去了。噯，姐夫，社裏要買馬嗎？

程悅山：我看有合適的得弄兩匹，要不不行了。怎麼你知道誰要賣？

丁恒宝：（正合心意）不是啊，我是說前些日子我託你的那個事辦的怎麼樣啦？要是行了，我把牲口往社裏一牽不就得

了。

程悅山：可也是啊……我已經問過宋主任了，他還沒點頭，

我算計他今天開會回來必得來看牲口，等我再問問他。

丁恒宝：（悄聲地追問）宋主任還說什麼啦？

程悅山：他說的那些話，我也沒細听，你還不知道麼？宋主任那個人是黨員，心細……

丁恒宝：姐夫！有話你就明說吧！

程悅山：他說你成份不好，是個富農，還得好好改造！

丁恒宝：你沒說我甘心到社裏好好幹活，到社裏改造麼？

程悅山：我說了，他說——

李 五：（提著香油瓶子、小鐵盒上）程大叔，趙二還沒回來嗎？

程悅山：哪那麼快的！藥方都找來啦？

李 五：都找來了。（打量丁恒宝）你來幹什麼？

丁恒宝：沒什麼，閒串門，（向牲口棚瞅了瞅）咱到屋裏談吧！

程悅山：快進屋吧！

（二人進屋。）

李 五：（從馬棚出，看看油瓶）這光剩瓶底子了。程大叔你還有香油嗎？

（程悅山出，丁恒宝也跟出來。）

程悅山：有，我給你拿。

李 五：先不用拿了，我去借個“灌口”來。（下）

丁恒宝：（若有所思地）噫！“鳳凰落地不如雞”，這話一點不假呀！這幾年咱混的不大好，連自己的外甥都用下眼皮瞅啦！

程悅山：（解釋地）李五就那麼個脾氣，你還不知道嗎！現在的

年輕人都是講進步，跟咱老腦瓜不一樣了。

丁恒寶：我哪能跟他們一般見識！咳！說起來自從土改那一年，村幹部給我評了個富農以後，憑良心說，不管幹什麼咱都是守着本分，幹部們怎麼說咱就怎麼聽。就拿買公債來說吧，別人買十分，我就買了三十分。賣餘糧吧，我省出一斗賣一斗，省出一升賣一升。像修橋、補路、出義務工什麼的，哪一回我也沒少拿錢。

程悅山：這麼着好啊！不管怎麼可別像後溝“二臭硬”那樣，到現在還沒忘那付又臭又硬的架子。我聽說他還常到你那裏串門？

丁恒寶：誰說的？你別看俺倆都是富農，我躲他老遠的，我要和他一樣，去年普選還能撈着選民証啊？

程悅山：好！好！隔他那樣人遠點沒有虧吃！这回你入了社可得要多賣力氣啊！

丁恒寶：（笑）你放心吧！姐夫。可就是有一樣，咱想進步，走合作新道路，人家還不大願意……

程悅山：等我細細微微的再跟宋主任說說。今年全村都要合作化啦！這次擴社，新吸收的有二十多戶，十個和尚夾一個禿子也把你給夾進去了。

丁恒寶：總是老姐夫哇！從心裏願意我入社。

程悅山：明擺的，你入了社對大夥都有好處嘛。再說，社裏這不正等着牲口使喚。

丁恒寶：不過……（欲言又止）

程悅山：你說吧！

丁恒宝：這話不大好說。

程悅山：咱倆還有什麼難說的話呢？

丁恒宝：（自誇地）我收拾菜園子，賣個菜可是拿手，像你們現在這個賣法吃虧大啦。社裏要能給我一幫人領着，收拾園子，管保淨出應時的菜，又省力气又來財！

程悅山：只要你肯多下點力，大夥要看準你是個架轅的材料，還能偏叫你拉長套嗎？

〔趙二手提小桶上，本想跟程悅山說話，見程悅山正與丁恒宝談得很親熱，有些煩了，躲到馬棚旁。

丁恒宝：（高興地）對，老姐夫真行。這件事成不成就在你一句話了。

程悅山：你放心吧！

丁恒宝：姐夫，我走了！

〔程悅山送丁恒宝。趙二有意的看着他二人。

程悅山：（忽然想起）哎，你的東西……（跑進屋拿出丁恒宝的小包）

丁恒宝：（從包裹拿出虎骨酒）這是我送給你的虎骨酒，你收下吧，你喝了這東西，腿好的就快了！

程悅山：你看，哪好這麼的。

丁恒宝：沒什麼，我不是看你的病來了嗎？你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入社的事你可得……

程悅山：你放心，朱主任一會就回來，入社的事兒包在我身上。（在門外目送丁恒宝）

趙 二：（注意他們的行動，自語）社裏能要他？（搖頭嘆氣）

程悅山：老趙，你回來了！藥買啦？我拿香油給你。（進屋）

趙 二：買來了，油……（晃盪着李五放在那裏的空油瓶子）

程悅山：（拿着油瓶上）能用多少？

趙 二：（接過瓶子）我自己倒。（向桶內倒油）

（李五提着個茶杯粗的小鉄罐、牲口“灌口”和幾個藥包匆匆上。）

李 五：正好你回來了！

趙 二：藥方找齊了？

李 五：齊了。“灌口”也借來了，來，配好了就灌！

〔二人進馬棚。〕

程悅山：（也蹣跚到馬棚門口）不得用繩子綁麼？

李 五：（在幕後）好，你找一根來吧！

〔程悅山急進屋拿出繩子進馬棚。馬棚裏傳出來吆喝牲口聲。〕

丁恒寶：（又上來，向馬棚內）趙老二，你來，我跟你說句話。

趙 二：（在幕內）李五！你們先灌吧，（走出）你說吧！

丁恒寶：趙老二，我這一下手頭可緊！咱們那個……（附在趙二耳上低語）

趙 二：你不用說了，今天我一準還你。（進馬棚）

丁恒寶：（追了一句）我這是不得已，你給上點心呀！（將臉一沉，思慮片刻下）

〔片刻，程悅山捲着繩子由馬棚出來又走進屋。〕

趙 二：（上）一點沒糟蹋，都灌進去啦！

李 五：（上）藥要是對路子了，明天不能見點效？

趙 二：不用，兴許今天晚上就能喝水。

李 五：二叔真行啊！馬要是好了，人還沒進社，功可先立下了！

趙 二：什麼功不功的！大夥的东西全仗大夥來愛惜唄。李五！往後飼弄牲口不但草料要足，水也別缺了。

李 五：这回我知道了。（停了停）二叔！这回社裏要是批准了……我高低举你当飼养員。

趙 二：入社这个事……

李 五：你不早就提出來了麼？

趙 二：咱不用說这个吧！李五啊！你手头寬不寬綽？要是寬綽的話，借个十來万給我使使。

李 五：你借錢幹什麼？

趙 二：为治病借人家幾個錢，今天來要了，我想对付齐了給他还上，要不，是越欠越多。

李 五：怎麼？你借人家的錢啦？

趙 二：去年伏天你二孀病的眼看就不行了，家裏沒有錢治，咱明知道这是火坑也得往裏跳啊！咳！別的就別說了，你到底是寬不寬綽？

李 五：行。（由袋內掏出錢）这是十五万，你拿去用吧！多会有多会給我。二叔！往後有难处言語一声，可別借人家的錢啦。

趙 二：（接过錢來）我算看透他了。

李 五：二叔！你是不是借了恒宝的錢？

趙二：（不自然地）別問啦！吃虧就這一遭，自己心裏明白就得啦！待會兒社主任回來了你告訴我一声，我有話跟他說。

李五：（疑惑地）好。

〔趙二忿忿下。李五見這情景，把已裝滿的水桶放在院子裏。〕

李五：二叔！二叔！這是怎麼的啦？（追下）

程悅山：（聞聲出）就是沒正經的！牲口灌完藥就不管了！水也放在當院跑了！嚕！（提起水桶，費勁的一步一步挪進馬棚，又回到屋裏）

〔宋主任和李五出現在大門口。〕

宋主任：（考慮了一下）好啊！你反映的這些事情都挺要緊哪！今天在區上開會，對擴社的問題弄得更清楚了。咱們全村今年就合作化了，是要核計核計怎麼樣來改造富農，等會兒咱們開社員大會的時候再研究吧！

李五：趙二叔自己的事他還要親自跟你談談。

宋主任：那好啊！來，咱先看牲口，灌了藥以後，怎麼樣？

李五：眼時還看不出怎麼的。

宋主任：我看看。（進馬棚，片刻又出）李五！等趙老二入社了，讓他當飼養員你有沒有意見？

李五：正合我的意，他一來，咱社裏的大小牲口算是保險了！

程悅山：（由屋內上，喜悅地）宋主任！你回來怎麼不到屋裏坐？

宋主任：看牲口咧。我說老程大哥啊，鎮上牲口集我去了一

趟，行市不合適不說，不是老就是小，咱們还真叫牲口难住了呢！

程悅山：这回好啦，咱再不用为牲口發愁啦。丁恒宝一心要入社，咱又多了兩匹大馬，一輛膠皮車，还愁什麼！

李 五：他的車馬咱們使喚不得。

程悅山：我知道丁恒宝是富農，如今是咱們的天下，还反了他啦！再說富農跟富農不一样，要是後溝“二臭硬”那号的，你叫我介紹他，我还不幹哩！我看丁恒宝挺不錯的。

李 五：別提了，我一看他皮笑肉不笑的那付奸臣相，我就惡心！

宋主任：是呀！人心隔肚皮，臉上是笑，心裏可不一定是笑！大哥！生薑断不了辣气。

程悅山：你們有个賬沒算開呀！他把車馬帶進社裏來还不說，手还巧，能鑽，收拾細菜管保能給社多掙錢！今年咱一个工才兩万五，這麼样，來年三万也打不住。

宋主任：大哥！咱不能走那条路啊！

程悅山：叫你們這麼說，車壯馬肥的人家咱不要，偏偏收那些兩手空拳的戶，進來沾咱的油水就好啦？

李 五：沾咱的油水？人家趙二叔都不想入啦！

程悅山：正好！赶都赶不出去。趙老二，沒車，沒馬，沒錢不說，要人还没有人，全家大小就要弄他一个光桿，兩個肩膀扛个嘴，叫他進來吃啊！

李 五：二叔这样人虽然家底薄點，可人是好人，又能幹又

肯出力，咱不要他要誰？人家還沒入社就拿社裏的牲口像自己的似的。

宋主任：李五說的对呀！大哥，老趙家拉扯一幫孩子，日子过的挺苦啊！現在他認準了入社能富裕，他才一心要求入社，咱們收了这样人家，他能把社当做自己的靠山！人入社，心向社，能真心实意的來生產，能把社看成是自己的家一样。就为这个，咱才應該吸收他入社。李五！你去把趙老二找來我問問他好不好？

李 五：好。（下）

程悅山：主任！我是个社員，有話我可要說說！

宋主任：大哥！有意見說吧！

程悅山：咱社為什麼光要趙老二那样的，有車、有馬、有能耐的咱就不要呢？

宋主任：咱主要的，要看看他入社的目的是為什麼，入社能起个什麼作用。

程悅山：我看丁恒宝入了社也不会不如趙老二。

宋主任：大哥！你看錯人了，头一样，丁恒宝是个富農，第二样，土改以後他表現的也不好啊！

程悅山：誰說的？这幾年修桥、補路、繳公粮、買公債，我看丁恒宝一回也沒落在後边，这回他要入社，这不更是要往好道上去麼？

宋主任：大哥！丁恒宝在賣餘粮的時候，窩藏了一千二百多斤粮食，这事你听說過吧？

程悅山：嗯！

宋主任：這兩年他在互助組裏胡攪蠻纏的，像这样的人咱若信任的話誰敢保他入了社一定能老实！

程悅山：（不信服地）好玄哪！一來我看他不敢，二來他也不能再那樣做。

宋主任：大哥！咱應該想到合作社的大家業，時刻得加小心，可不能叫坏人鑽了空子。

程悅山：（不耐煩地）宋主任！咱千句做一句話說吧，照你的意思，丁恒宝要入社是办不到啦？

宋主任：不只我信不住他，咱全社都不大同意。

程悅山：（發火）叫你說全社社員都進步，就我这个生產隊長落後是不是？

宋主任：我可沒有这个意思。

程悅山：會說的不如會听的！你的話味我還听不出來！你又是主任，又是村長，可不能光有耳朵沒有眼睛，同意了恒宝入社的可不只我一个人，後溝于得水，前街張廣才他們也願意。要是說我有私情，是他姐夫，那麼这些人都是他姐夫？

宋主任：我看我說這些你是听不進去了！（緩和地）好吧，今晚開社員大會，讓大家來決定吧！細說起來，丁恒宝要是真像你說的那個樣，想要入社也不能就說一准不行。

程悅山：（自得地）這話我願意听。

宋主任：可是眼時，咱的社還不鞏固不說，他也不像……

〔李五扯趙二上。〕

李 五：這不是社主任和程大叔都在這兒，有話你就敞開說。

宋主任：原先你是真心想入社這我知道，可怎麼又不願入了呢？你說吧！到底為的什麼！

趙 二：要我說說也行，（瞅了瞅程悅山）說起來我和丁恒寶都是要求入社的，眼時你們社裏要誰不要誰還不一定，我不該說這些，可我心裏有話就壓不下去，我說句不知深淺的……社裏不收丁恒寶吧！

李 五：（鼓動地）為什麼？

宋主任：是啊！

趙 二：我是要離他遠點，社裏要留他，留我的事就以後再說吧！

程悅山：咳！你這就叫覺悟不高，你入你的社，管他幹什麼？社裏有理事會作主，主任當家，你還用怕他！

趙 二：我倒不怕他，就是不想再沾他的邊。他是使喚夥計當老太爺出身，歪道道太多啦！就說他今年在互助組，明裏來暗裏去的也沒少幹：他的馬幹一天，大夥兩天都還不上，頂名是個互助組，其實我是給他扛了一年長活。咳！也怪我沒有主意，去年我要入社，他說現在是政府手裏抹着一根鞭子，把大夥都往一塊趕，將來要是歸了大堆，政府把大門一關，叫大夥吃一口領一口，三尺腸子閒着二尺半。